

有夢溪石難通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那這是一座天造地設的
為萬事無所不備如何不是天
造地設的來當口說下這
幾句



道成肉身

明清小说美学导论

骆冬青◎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明清小说美学导论

道 成 肉 身

骆冬青◎著



499729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成肉身:明清小说美学导论/骆冬青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5396-1975-9

I. 道… II. 骆… III. 小说-美学-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936 号

道成肉身:明清小说美学导论

骆冬青 著

责任编辑:王克谦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625

插 页:2

字 数:280 000

印 数:1 200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75-9/I·1843

定 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易·系辞上传》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于身中

——《泥洹经》

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

——《西游记》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新约·约翰福音》

总 序

随园,是清乾隆时期著名文学家袁枚的故居。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恰好坐落在随园旧址大略所在的那一片山丘及其附近的旷地。校区内古木参天,芳草茵地,鸣禽时变,檐翼欲飞,风景之清幽美丽,俨然是一座道地的南国园林。因此,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也将南师校园称作“随园”。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批博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之一,又是我院“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骨干学科,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带头学科。本学科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方向,涵括古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论等各个门类,从先秦直至晚清等各个时代,诗文、词曲、戏剧、小说等各种文体,覆盖面甚广。其中唐代文史研究、词学研究、明清小说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本学科曾经拥有唐圭璋、孙望、段熙仲、诸祖耿、吴调公等著名学者,出版过《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元次山年谱》、《水经注疏校点》、《战国策集注汇考》、

《李商隐研究》等高质量的著述。他们不仅以自己严谨的学风、精深的知识为本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亲手培养了几代教学与科研人才，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与科研成果，诚所谓“新笋已成堂前竹，落花都入燕巢泥”。

为了不断地向学术界介绍我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增加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我们决定精选本学科教师在古代文学之文献与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编为这套《随园薪积丛书》。所谓“薪积”也者，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有取于《史记·汲郑列传》“积薪”而“后来者居上”之喻，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不断提高学术品位，提高学术价值。

第二，有取于《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之喻。教师是“薪”，学术是“火”，“薪”尽而“火”传。我们的物质生命不免于毁灭，但精神的生命却可望凭藉学术著作的流传而达到永恒。有冀于此，我们期待本学科的同仁将自己的“随园魂”融入这套丛书，使她真正成为我们精神生命的累积！

《随园薪积丛书》编委会

目 录

绪言	(1)
----	-----

上篇 美学精神论

第一章 天人之际

——明清小说的宇宙意识	(27)
1 天·地·神·人	(29)
2 天道	(39)
3 天数	(50)

第二章 古今之变

——明清小说的历史理性	(60)
1 循环反复	(63)
2 “封神演义”	(73)
3 理势相推	(82)

第三章 心灵律法

——明清小说的伦理观念	(92)
-------------	------

- 1 忠奸之争..... (95)
- 2 善恶之辨 (104)
- 3 超越之维 (114)

第四章 生命皈依

——明清小说的人生境界..... (123)

- (1) 1 权力与反抗 (127)
- 2 情爱与性欲 (139)
- 3 才名与财富 (149)

第五章 意匠心曲

——明清小说的艺术精神..... (157)

- 1 看·听·读 (159)
- (152) 2 史·思·诗 (170)
- (159) 3 事·文·章 (178)
- (159) 4 阴·阳·道 (187)

下篇 美学方法论

第六章 徘徊在草野与庙堂之间

- (158) ——“心理学—美学”方法与古代小说的流变阐释
..... (199)
- 1 纪实与虚构 (203)
- (159) 2 导愚与娱心 (213)

(188) 3 叙事与写意	(222)
---------------------	-------

第七章 几度夕阳红

——“文化学—美学”方法与《三国演义》研究

.....	(230)
-------	-------

1 人格结构	(234)
--------------	-------

(188) 2 悲剧精神	(250)
--------------------	-------

(188) 3 美学境界	(258)
--------------------	-------

第八章 为谁写心

——“社会学—美学”方法与《水浒传》研究

(282)	(267)
-------------	-------

1 相忘“江湖”	(272)
----------------	-------

(188) 2 价值颠覆	(280)
--------------------	-------

3 心灵投影	(289)
--------------	-------

第九章 以诗叙事

——“叙事学—美学”方法与《聊斋志异》研究

.....	(299)
-------	-------

1 因诗生事	(302)
--------------	-------

2 以诗运事	(310)
--------------	-------

3 诗史互证	(320)
--------------	-------

第十章 讽刺的诞生

——“修辞学—美学”方法与《儒林外史》研究

.....	(326)
-------	-------

1 “反仿”与“掰谎”	(331)
2 “传统”与“现实”	(341)
3 “讽刺”与“狂欢”	(349)

第十一章 中国出了个曹雪芹

——“红学”研究的“文化哲学—美学”反思	(357)
1 曹雪芹·中国	(362)
2 中国·曹雪芹	(367)
3 曹雪芹·世界	(376)

结 语 梦非梦	(385)
---------------	-------

后 记	(390)
-----------	-------

绪 言

清乾隆 31 年(公元 1766 年),距蒲松龄歿后整整半个世纪,许多读书人终于得到了《聊斋志异》一书的刻本。此书甫一写出,便得到大名士王渔洋(士禛)的赞赏,人们争相传抄,流传颇广;但传抄不易完备,且太过麻烦,如今镌刻行世自是更便拥用携阅。但大家的兴奋点却已有转移,两部正在传抄的长篇小说正引起窃窃的议论与密切的关注。一部《儒林外史》,乃少有的讽刺之作,读来令人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众人纷纷猜测书中人物原型谁何。另一部抄本流传更形神秘,恰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书不仅难见结尾,连书名都众说纷纭,或曰《石头记》,或曰《情僧录》,或曰《风月宝鉴》,或曰《红楼梦》,但不管怎样,总是隐隐透出一种缠绵悱恻、悲凉凄迷而又玄秘高华的意味。小说中那种销魂蚀骨而又大悲大恸、大彻大悟的沧桑之感,花柳繁华、温柔富贵、诗情花梦与“明里一把火,暗里一把刀”的世俗争斗、“家常老婆舌头”的日常生活搅和在一起的生存世界,以及关于作者家世的传闻与流言,均令人们欲罢不能,却又握手已违,但恨读之易尽……无论是沉迷还是厌憎,只要读到这部书,都不得不承认其难以抗拒的魅

力,意识到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部真正的奇书。

然而,此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古典小说已达到了最高的巅峰,艺术的极致。更不会有人想到,这几部书将成为有清一代文学作品的最高代表,并成为人们心香供奉的经典,蔚成显学。历史,就这样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从不同的方向一下子会聚了所有的光亮,凝成令人目眩神迷的焦点,闪亮在艺术世界的高远星空。而问题,却留下来困惑着后世的索解者:为什么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达到以难以企及的成就?为什么形成的是这样神奇的艺术世界?为什么展现为如此精妙的艺术形式?……

历史只叙述,从不回答提问。

1

发问,海德格尔说,乃是一种寻求;而且“任何寻求都有从它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①这种事先引导,在这里乃是历经时间风浪的淘洗所形成的经典观念。明清小说汗牛充栋,盛极一时,却只有少数几部被公认为经典之作。而认“小说”为“经典”,对于这些小说所产生的时代来说,当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明清时代已有“四大奇书”、“第五才子书”之类的标目,尽管一些小说家往往攀附经史以高自标榜,但在一般文人眼中,“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还远离真正的文学殿堂,遑论“经典”?因此,我们的发问,本身就包含了对所要寻求的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第7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

目标之中的某种内容的领悟与确认,带着先定的“阐释视野”和预期,这是首先要加以反思的。

所谓“经典”,乃是从其普遍性、深刻性及解释的无尽性等方面而言的。堪称“经典”的作品,乃是“书中之书”、“精中之精”、“重中之重”。而在中国古代,“经”更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法则,甚至于被当作人类生活的规范与极则。因此,称一些“小说”为“经典”,虽然是将它们从难以计数的小说中区分出来的一种手段,却同时又赋予了这些小说以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与深刻性,以这些作品代表与涵盖了其它的所有作品。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明清时代的多数小说,虽然与这些经典作品有着种种复杂的关系,却必然有着其各自的内容与特点,只能通过对这些作品本身的研究来说明,这又不是仅仅观察几部经典作品所能奏效的,因此,明清小说的研究,又不能仅仅缩小为几部经典小说的研究。

那么,时间的检验,大众的选择,特别是经典作品本身的价值,难道都没有多少意义吗?反思“经典”观念,自应注意某种权威主义与精英观念导致的偏狭,但是,更应当注意“经典”与“非经典”之间的关系。在明清小说中,几乎每一部经典作品后面都“跟”着一个庞大的作品群,那就是同类而不同质量的“照着说”、“接着说”及“反着说”而成的拟作、续作等。例如《三国演义》之后,有难以计数的讲史小说,几乎把二十四史都一一“演义”;《红楼梦》之后,则有《红楼梦梦》、《红楼续梦》等大量的续、补之作。在这样的作品群中,大量存在的乃是思想平庸、艺术成就低下的作品;虽然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一部《三国演义》足以代表所有讲史小说的成就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一部经典作品,确实以高于或远远高于一般作品的

美学风范而使多数作品“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和研究的视野之外。就像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一样，阐释经典小说，对其它的大量同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另一方面，一些经典小说又总是在与一般流行的小说相逆反、相抗争中脱颖而出的。《红楼梦》在开卷第一回对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的批判，成为作者艺术创造的一种潜在的动力；而诸如《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中，也往往有对于通行见解、流俗模式的批评，体现了艺术上的竞争机制在“经典”的形成中的作用。那么，这些刻意超世拔俗、迥出流辈的作品，又怎能代表那些被其批判与超越的作品呢？有人说，对煤油灯的最好批判是电灯。这是因为电灯既能发出较之煤油灯更为炽烈明亮的光芒，又避免了煤油灯的一切缺陷，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光源、新的“造光”形式。同理，明清小说中那些对于流行的小说形成批判、反拨的经典之作，也必然吸纳了流俗之作的“光亮”，而以更为强烈、更为夺目的绚丽光彩超越、取代了这些作品。因此，在对这些经典小说的分析中，可以审视被它们“推”向历史深处的大量平庸之作的思想与艺术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许多小说家来说，需要与之竞争的并非那些平庸之作。要想当冠军就必须与冠军决战，有雄心壮志的艺术家选择的对手总是那些矫矫不群者。在许多明清小说的序言及其它形式的“艺术宣言”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经常被当作敌手的乃是久已享有盛名、具有定评的作品。如清代李海观撰写长篇小说《歧路灯》时，在序中即对“坊间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志》、《水浒传》、《西游》、《金瓶梅》冒之”表示不满，并指责《三国志》“徒便于市儿之览，则愈失本来面

目矣”，《水浒》“流毒草野，酿祸国家”，《金瓶》“诲淫之书也”，《西游》“惑世诬民，莫此为甚”，^①等等。而其它一些作品所要竞争与超越的，也往往是这些作品。当然，或是从思想内容着眼，或是从艺术技巧着眼，但总是以超过已成名著的作品为目标。因此，形成了明清小说中纷繁复杂的心灵世界与艺术世界，后出的杰作总是以某种崭新的思想与艺术之光照亮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概括的困难与研究的困境，几乎每部经典小说都展示了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与人们通常所理解把握的“国民性”、民族性格之类有着巨大的差异。你说中国人都喜欢“大团圆”吧，偏偏有“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式寂天寞地的悲剧；你说中国人都中庸、爱面子吧，偏偏有“大闹天宫”、“大闹葡萄架”等撕破脸皮的种种无法无天乃至无廉无耻的角色……在明清小说中间，有许多小说本身就在进行着思想、艺术上的碰撞与争斗，“怪、力、乱、神”，“奸、邪、淫、盗”与“修、齐、治、平”的小说均不乏力作乃至杰作。所以，要以几部经典包打天下，则几部经典小说本身之间就会“打架”，何况明清小说世界中像《歧路灯》这样公然与经典小说“叫板”的作品在在多有呢？

因此，作为一部对明清小说进行总体美学思考的著作，我们当然要首先抓住明清小说中的经典作品来认真审视，不如此就难以从一种卓绝的顶峰来综览明清小说的绵延山脉与茫茫江河，难以真正把握明清小说的意义；但是，这些经典小说虽然涵茹与代表了明清小说的诸多作品，却又不可能包容明

^①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第1632—16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清小说的全部世界,就像“一览众山小”的绝顶,虽然能够统领无限风光,却不能够代替大壑幽谷、迷离花径的景色。因此,我们又仍然需要观照明清小说的全部天地。只有将“经典”置放于“非经典”的大背景之中,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产生与“经典”的意义;而在“经典”的映照下,对于“非经典”的探讨才不致失却主要方向与价值标准。所以,本书意在以“点”、“面”结合,统揽明清小说发展之“线”,力求形成一种立体、多维的研究方法,以进入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描述明清小说的美学风貌。

2

那么,明清小说作为一种当时的通俗文学,又是如何产生出“经典”作品的呢?

也许,直到现在,人们对明清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在文学与文化上的意义与价值认识得尚远远不够充分。因此,就难以说明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问题,也难以真正说明它们的价值所在。而这个问题显然更非从明清小说本身的考察所能够说明,我们的视野应当从小说向整个古典文学、古代文化乃至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进行扩展,从而在小说何以兴起的发生学研究中审视明清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宗,无论诗文还是词曲,到达明清时期都处于总体衰落的状况。尽管有许多文人骚客竭力振作,尽管有许多作家作品堪称杰出,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以往的时代相比了。或云清诗成就可与唐诗并提,清词当与宋词相埒,但此种说法至少忽视了艺术上原创性的价值,何况无论以气